# 讀詩劄記

# 讀詩劄記敘

當塗夏君弢甫精於詩禮尤善說詩余嘗叩以六笙詩弢甫據鄭康成鍾師九夏注以爲笙管籥及金奏諸詩俱載在樂章非三百篇所宜有樂崩詩亡是以三禮左傳中凡曰歌曰賦之詩無一不存曰奏曰樂曰龡曰管之詩無一不亡並非有聲無詞之謂余聞而偉其所見之卓又王伯厚詩攷採齊魯韓之說略備余叩以毛傳而外三家孰優弢甫謂關雎爲三百篇之冠韓魯俱以爲衰世之刺詩獨匡衡上疏以爲周召二南得賢聖之化深夫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其說

與毛合與韓魯異衡學齊詩疏云臣聞之師明其淵源后倉也
他如伏湛蕭望之翼奉皆學齊詩傳中徵引詩說悉精粹非二
家所及班孟堅稱魯爲近之未知其審其言之根據確鑿如此
壬辰禮闈之後余招住京寓朝夕引與論詩此讀詩劄記之所
由作也每得一條輒就余商推自夏徂冬共得劄記八卷又益
以詩章句攷一卷詩樂存亡譜一卷朱子集傳校勘記一卷詩
古韻表廿二部集說上下兩卷共書十有三卷其中申明毛公
及朱子之說爲多如謂毛公之詩傳自荀卿而祖述孔子子思
孟子及發明性善之旨俱與荀子殊轍朱子去序言詩後儒頗

書疑未定其實序出毛後立八證以明之皆前人所未及道者發甫爲皖省名孝廉品學重一時曾任吳江廣文士多從之講學不久以奉諱去職屢赴禮闈得而復失者數矣然解經有心得終日手一編不置且富於春秋吾知不得於彼者必有得於此也發甫其益勉旃

道光癸巳首夏通州白鎔小迂甫譔

# 讀詩劄記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擊鼓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

凱風　棘心棘薪

雄雉

匏有苦葉

深則厲

濟盈不濡軌

谷風　昔育恐育鞫

式微

旄丘　叔兮伯兮

桑中

定之方中二條

作于楚宮

卜云其吉

載馳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衛風淇澳

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考槃　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

氓　士之耽兮四句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舞則選兮
魏風
園有桃其實之殽二條
陟岵
伐檀二條
唐風二條

山有樞

自我人居居

無衣

采苓

人之爲言

秦風車鄰　寺人之令

並坐鼓瑟並坐鼓簧

駟鐵　載獫歇驕

小戎

無衣

陳風衡門

鄶風素冠三條

匪風

曹風候人

何戈與祋

維鵜在梁

鳲鳩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卷之五

小雅鹿鳴四牡皇華采薇出車杕杜

鹿鳴

呦呦鹿鳴

承筐是將

四牡

翩翩者鵻

常棣伐木天保

常棣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伐木

無酒酤我

天保

采薇　歲亦陽止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出車　五條

杕杜

而多爲恤

魚麗

白駒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斯干無羊

斯干

似續妣祖

載衣之裼

無羊　衆維魚矣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

正月　昏姻孔云

卷之六

十月之交　朔月辛卯日有食之

小旻　是用不集

或聖或否三句

小弁

巧言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大東

四月　先祖匪人

鼓鍾

笙磬同音

楚茨信南田甫田大田

楚茨　首章

二章

祝祭于祊

三章

執爨踖踖

為俎孔碩

或燔或炙

君婦莫莫

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

笑語卒獲

三章四章五章

信南山　疆埸有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甫田　歲取十千

或耘或耔

以我齊明

以其婦子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

鴛鴦

車舝　雖無好友

賓之初筵

以祈爾爵

文王大明緜

文王

文王在上文王陟降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祼將于京厥作祼將

大明

俔天之妹

緜　自土沮漆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戎雖小子

板

善人載尸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大宗維翰　宗子維城

敬天之怒八句

蕩　其命匪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抑

古訓是式

城彼東方

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韓奕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首章奕奕梁山

常武　南仲大祖

如震如怒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儀式刑文王之典　伊嘏文王

時邁　二條

執競

思文　貽我來牟

臣工

噫嘻

振鷺

雝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旣右烈考亦右文母
訪落一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
厥未有艾
敬之
陟降厥士
小毖 莫予荓蜂
絲衣
魯頌二條
泮水

閟宮　公車千乘公徒三萬

商頌長發

附詩章句攷一卷

詩樂存亡譜一卷

集傳校勘記一卷

古韻表廿二部集說上下二卷

壬辰夏初禮闈報罷擬便南還繞憲潞河

白小山夫子招往京寓夫子昔督學安徽炘爲博士弟子

員受知最深者也其時炘方治毛詩朝夕無事相與說詩

爲樂每有所得寫以就正夫子多駁其說書成又爲炘序之嗟乎詩豈易言哉康成箋詩宗毛爲主然徵用三家及自下己意者不少朱子與呂東萊講道最契獨於詩各不能合董子所謂詩無達詁是也炘末學淺識自顧何人敢有論箸是編所錄不過誌吾師弟聚居之樂耳炘年四十有四矣不復能濡首帖括與少年競進取行將歸耕青山之陽畢研諸經以卒舊業他日遠離函丈空谷詠歌展是編閱之猶如承謦欬也道光癸巳夏月當塗殷甫氏夏炘撰於京師順城門外下斜街之寓室

# 讀詩劄記卷之一

當塗夏炘心伯

## 詩三百篇

詩之可考者肇於唐虞賡起之歌然舜命夔典樂巳言詩言志歌永言變言搏拊琴瑟以詠則賡起以前早有詩篇矣但所謂風雅頌者未必全也后夔之以詠專主祭祀言似唐虞時已有頌周禮大師掌六詩而風雅頌之體具然所用皆周詩而不及前代如合樂之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升歌之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間歌之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祭祀升歌之清廟兩君相

見升歌之文王大明緜周初姬公之所手定不過數十篇百篇而止今所傳三百篇之風雅頌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魯太師已一一歌之其時孔子方九歲耳意者周室東遷以後老聃萇宏明於典故取周公舊定之風雅頌益以周公之後東遷以來諸作取其協諸樂律者爲三百篇何氏楷日商頌五篇孔子所附孔子適周問禮訪樂獨得其全其後諸侯互相僭踰漸失倫次孔子自衞反魯復與太師摯等考訂釐定雅頌得所於是以三百篇敎門人弟子一曰詩三百再曰誦詩三百皆舉舊有之篇章言之非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刪之爲三百而以自定之篇章爲敎也又三

百篇中美刺貞淫皆備善足以勸惡足以懲非皆可施於禮義以求合韶武之音也史記之言未得其實

逸詩

或曰孔子旣不刪詩詩何以有逸也曰此國史之所不錄老聃萇宏之所未採非孔子之所刪也大抵詩逸之故有三一則九夏六笙管籥諸作掌於樂人本不入三百篇中樂崩詩從而亡而遂逸之也詳具詩樂存亡譜一則唐棣之華四句巧笑倩兮三句畜君何尤一句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八句翹翹車乘四句之類或亂離之後失其全篇單章碎句國史不能載入詩中而遂

逸之也又如羣書所引或孔子以後儒者之篇章流傳人口實
非三百篇以前之詩也必以爲古詩三千孔子刪之爲三百或
又以爲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竊以爲皆非也
逸詩之見於經傳子史者論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
兮八佾大全或謂卽衛風碩人所云夫子刪末一句朱子曰碩人每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必別自一詩而今逸
矣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罕中庸衣錦尚絅
三十章孟子畜君何尤梁惠王下禮記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檀弓
按此二句乃原壤自作孔子所不取或曰係古詩相彼蓋旦尚猶患之坊記昔吾有先正
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

爲政卒勞百姓（緇衣）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射義）大戴禮魚在在藻厥志在餌（用兵篇）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今本無見漢書王式傳注）左傳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莊二十二年）公子賦河水（僖二十三年韋昭曰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成九年）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襄五年）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襄八年）國子賦轡之柔矣（襄二十六年注見周書）工誦茅鴟（襄二十八年）淑愼爾止毋載爾僞（襄三十年）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四年）宋以桑林享

晉侯（昭十年）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昭十二年）我無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昭二十六年）國語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周語）公子重耳賦河水（晉語韋注河當作沔）秦伯賦鳩飛（同上）戰國策行百里者半於九十（秦武王篇）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秦昭王篇）大武遠宅不涉（同上）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同上）服亂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子以學義之經也（趙武靈王篇）逸周書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太子晉解師曠歌無射）何自北極至于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

遠同上王子歌嶠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同上王子為師曠歌御詩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見周書家語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六本篇又見說苑下二句作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名我居小問篇又說苑作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墨子必擇所堪必謹所堪所染篇魚水不務陸將何及非攻中篇列子戾弓之子必先為箕戾治之子必先為裘湯問篇莊子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外物篇荀子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王霸篇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臣道篇何恤人之言兮天論篇鳳皇

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解蔽篇）墨以爲明狐狸之蒼（同上）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正名篇）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法行篇）呂覽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愛士篇）周公爲三象之詩（大樂篇）惟則定國（權勳篇）燕燕往飛（音初篇）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行論篇）無日過亂門（原亂篇）說苑緜緜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于野（尊賢篇）史記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商君列傳）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

垂用事所極同上元鼎元年詔後漢書皎皎練絲在所染之楊終傳晉書羽觴隨波束晳傳又周禮疏引春秋緯月離于箕風揚沙王伯厚以爲非詩韓詩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兩句或以爲雨無正之逸文朱子疑其今詩增此二句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則仍是三家異本非逸詩也王伯厚詩攷中所載自殷以前諸逸詩一非周代三百篇中所應有今並不錄

孔子詩教

鄭漁仲通志樂略云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頌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

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云云漁仲此論亦未聞孔子之詩敎矣夫古人行一禮奏一樂籩豆爵篚鍾鼓羽籥皆度數也其中莫不有義理存焉故曰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即如易本爲卜筮之書孔子作十翼專發明易之義理迄今卜筮之法亡而易之義理未嘗亡也詩本聲歌之用至孔子敎弟子專發明詩之義理迄今聲歌之音亡而詩之義理未嘗亡也觀孔子翕如純如皦如繹如之論特爲太師發之洋洋盈耳之盛專爲師摯之始言之瞽矇奏公固其職也至與門弟子言詩則不然曰不學詩無以言曰人而不

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烝民之詩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論鴟鴞之詩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論素絢之詩曰繪事後素論文王之詩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家好仁天下無敵論木瓜之詩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皆反覆闡明其義理何得謂仲尼編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卽如齊魯韓毛四家毛之傳獨久者

亦以毛說義理勝於三家故耳漁仲此論以之新俗儒之見聞詩經師之博洽則可矣竊以爲未得聖人之詩教也

三家詩

魯詩亡於西晉宋存石經殘碑僅百七十三字隋志魯詩亡於西晉而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王伯厚曰今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又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鳴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齊詩亡於魏代又在西晉以前隋志齊詩魏代已亡惟韓詩至唐猶存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崇文總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存今存外傳十篇按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不別爲故爲說是隋已亡其五十六卷唐之二十二卷即隋之二十二卷又分外傳六卷爲十卷故釋文及文選注徵

引最廣朱子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今按韓詩以關雎為刺時芣苢為傷夫有惡疾漢廣為悅人游女為漢神汝墳為辭家黍離為尹吉甫子伯奇之弟封作鼓鐘為昭王之詩商頌為美宋襄公王堯臣所謂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絕異者也

班固藝文志云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記咸非其本意與不得已析按與猶如也師古謂皆不得非魯最為近之按臣瓚注漢書杜欽傳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也

為康王之詩釋文以衛風燕燕篇為衛夫人定姜之詩顏師古

以小雅十月之交篇爲周厲王之詩皆以爲魯詩其餘見於傳注者不多王伯厚詩攷後序云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葢魯詩也近世臧氏琳謂白虎通所引多魯詩其元孫鏞又謂爾雅注及太平御覽中所載蔡邕琴操皆魯詩之說疑不能定也

齊詩之亡最早故說之徵引見於載籍者猶不能與魯詩並然漢匡衡伏湛蕭望之翼奉皆傳齊詩（儒林傳伏理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湛傳父理爲當世名儒湛少傳父業蕭傳治齊詩事同縣后倉與傳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匡衡於成帝初年上疏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以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訓也自上世以來三

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其語之精粹足與毛氏關雎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風化成相表裏似齊詩之說在魯韓二家之上惜散逸已久不可得閱其詳矣

晁景迂曰齊魯韓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為康王詩臧氏琳亦謂漢人皆以正風正小雅為刺詩按匡衡上元帝疏曰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又因是時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復上疏曰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

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爲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合之上成帝疏中生民之始一段皆以國風周召二南爲文王時周召二公之詩與毛說合與魯韓之說不合景迂此論不亦誣后倉氏之甚乎

又匡衡上元帝疏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炘按此說與毛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又曰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

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又曰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專其名是以上帝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又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又曰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又上成帝疏曰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又曰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

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又郊祀議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又伏湛上光武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章懷注云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政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有其二蕭望之在宣帝時上議曰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

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翼奉上元帝疏曰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名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其言皆精美純粹可爲法戒韓魯遺說皆不能及錄出以供玩味又翼奉傳云詩有五際孟康以韓詩內傳卯酉午戌亥解之與詩緯含神霧汎歷樞之言相表裏非齊詩說之至者今不錄

韓魯雖分二家以今攷之魯與韓之說多同劉向爲魯詩之學謂蔡人妻作芣苢傷夫之有惡疾與文選辨命論注所引韓詩

合謂周南大夫妻作汝墳言仕於亂世者爲父母在故也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謂申人女作行露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不往與韓詩外傳合上災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將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黽勉合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斯又按韓魯皆以關雎爲刺詩韓說見薛君章句魯說見漢書杜欽傳以燕燕爲衛夫人定姜詩魯說見坊記鄭注韓說見李迺仲云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見五經異義似韓魯之說多通而班孟堅獨稱魯爲近之未知所本

太平御覽樂部十六載蔡邕琴操有曰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

作也傷賢者隱蔽素飡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歌之又曰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殽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尚知

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剌之又曰騶虞操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有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陵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迫禮義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又曰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俱賢士也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揆此皆與毛說絕殊臧拜經謂爲魯詩然魯詩明明言梁鄒者天子之田其非魯詩明矣或博採三家或兼收異說均未可知不得以膂石經用

魯詩遂謂其說一一用之也惟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皆用衛敬仲之序雖繁簡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中郎之於風雅不主一家而頌則專用衛序與又後漢書朱穆傳注引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中郎謂頌皆文武時作而正雅有刺詩之證以伐木爲刺詩正與韓詩說合是中郎寫石經雖用魯詩而說詩亦兼用韓嬰猶之說文序明云詩毛氏而其實兼採三家不少不盡用毛公一家之說也

## 詩序

先儒以詩序爲子夏作非也考其源流蓋在毛公以後矣班固

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是書序漢世已有獨於詩云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漢興魯申公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無一言及序一證也後漢書儒林傳始言衛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二證也西漢文字無有引詩序者直至服虔作春秋解誼解襄公二十九年此之謂夏聲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全用詩序之說又蔡邕箸獨斷載周頌自清廟至般二十一篇竝用詩

序皆在衛宏以後三證也序果子夏所作毛公作傳何不釋序一字亦無一語及序四證也且宛丘見朱鶴林毛詩通議出其東門見邱光庭兼明書羔羊鳲鳩君子偕老見曹粹中放齋詩說關雎序以淑女爲后妃所求之賢毛以淑女即后妃葛覃序以后妃爲絺綌在父母家事毛以爲絺綌即已爲后妃時采蘋序以爲大夫妻之祭毛以爲女子教成之祭諸序俱與傳不合五證也箋詩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子夏之時箋詩未亡何出此語六證也六箋詩皆有序六月總序又覆述之如在毛公以前毛公篇什何以不數朱子數箋詩以白華形管祈父小旻北山桑扈都人士分什爲小雅者八十篇毛公不數箋詩以南有嘉魚鴻雁節南山谷風甫田魚藻分什爲小雅者七十四篇七證也三百五篇者毛之篇數也三百十一篇者陸德明經典序錄則

稱三百十一篇一序之篇數也使序作於毛公以前司馬遷王式班固諸儒何以皆作三百五篇八證也以此八證求之而序爲衛宏作無疑矣

錢氏大昕曰困學紀聞引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風刺君子遠小人蓋小序至是始行近儒陳啓源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都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耶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二十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

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何得云自黃初始行於世耶愚謂宋儒以詩序爲衛宏作故葉石林有是言然司馬相如班固皆在宏之前按班固明帝初年作兩都賦卒於和帝初年衛宏王莽末與鄭興同學光武時已爲議郎衛宏在班固之前固不在衛宏之前則序不出於宏已無疑義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即小序說也惟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炘按此言似是而實非葉石林黃初四年詩序見謂之語本攷之未能精核服子愼蔡中郎皆衛敬仲後人引說詩序何足爲怪惟西漢前

人實未引用詩序四夷閒奏德廣所及孟堅用鼓鐘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非引詩序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廻文字偶同非關說詩且又安知非敬仲之襲長卿乎孟子論北山之詩卽作小序者之所本猶之戴馳碩人諸序本左傳爲說也大抵近世學術攻書古文者摘取古文中同於經傳之句遂謂古文無一字無來歷尊小序者又援引孟子說北山之詩不曰小序之襲孟子而曰孟子之先見小序其習氣錮蔽如此

衛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陳俠見經典序錄陳俠爲小毛公四傳弟子故序或依傍傳說或引經師遺語或述左國孟

子之說多有可取亦毛傳後不可少之書也然遂尊之以爲子夏所作不可也

毛詩序作於衞宏故漢書藝文志不載至隋經籍志始載之韓詩序作於隋後唐前故隋經籍志不載至唐藝文志始載之文選注後漢書注太平御覽所引韓詩序皆唐人書也自唐以前未有引韓詩序者鄭夾漈謂漢惟韓詩有序其說非也

朱氏彝尊經義攷謂劉向新序二子乘舟爲汲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芣苢爲蔡人妻作皆以爲魯詩之序按向學魯詩其所徵皆魯詩之說非序也猶之太平御覽引韓詩

黍離伯封作也亦不云韓詩敘蓋四家當漢之時俱未有敘是以漢書藝文志但有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韓故三十六卷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又有魯說二十八卷韓說四十一卷無一語及序可見漢三家及毛皆無序也

何氏楷曰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者全詩之數思無邪者殿卷之語也夫子以已為殷人復錄商頌五篇綴於后合之始有三百五篇炘按何說甚精自關雎至駉馬周詩實三百篇夫子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必非約略之詞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至孔子時僅存五篇附於三百篇

之未是以有三百五篇毛公篇什無笙詩笙管金奏篇歟諸詩掌在樂人本不列篇什之中樂崩亦從而亡詳詩樂存亡譜實三百五篇龔遂王式爲魯詩之學皆曰三百五篇是魯詩亦三百五篇司馬遷親見齊魯韓三家說云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班固藝文志備載四家詩亦云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是三家及毛皆三百五篇未嘗或異至詩序出忽羼入笙詩六篇爲三百十一篇則序作於毛傳以後何疑

鄭康成注儀禮笙詩云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

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康成先學韓詩韓詩實無六笙詩篇目故康成以爲孔子之所不錄斯時康成已見毛詩序故燕禮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十二詩注皆用序義獨於笙詩云其義未聞蓋深以六笙詩之序爲不然也後箋詩改從序說又以爲亡於戰國及秦遂與禮注自相矛盾矣

馬端臨曰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朱子所斥爲淫奔者是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也炘按馬說非也序以將仲子爲刺莊公有女同車爲刺忽蘀兮亦爲刺忽爲人臣子歌本國之刺詩播其先君之惡於諸侯有是理乎則序說之斷不足信明矣蓋三百篇本無序經師傳授各爲之說齊魯韓毛說各不同是其顯證孟子所謂說詩者是也其說口相訓解或偶著之竹帛不必

聞於諸侯賦詩者斷章取義固不全取通章之義也如以爲國史所題諸侯之史斷不目某詩爲刺我某先君而上之王朝王朝之史亦不目某詩爲刺我某先王而播之天下子夏親聞聖人爲下不倍之訓豈有直斥周先王列國先君之理是知子夏必不作今所傳之序明矣衞敬仲生於東漢時代更革無嫌無疑或援古經師之說或參以己見遂爲毛詩作序其中得者未嘗無十之三而其不得者恆十之七也敬仲自高其學托之子夏至鄭康成尊之與經等此小序之所以傳也後儒不察必尊之以爲不祧之祖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大序之言較小序精粹程子遂尊之以爲孔子作按大序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三十字出今樂記漢書藝文志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鄭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是小戴中之樂記卽獻王所集之樂記也樂記中治世之音數語出呂覽侈樂篇原文云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與樂記大同小異志所稱采諸子言樂事者是大序所襲用實漢樂記中語倘非呂覽之侈樂篇安得謂孔子有

是言乎然則大序小序均出衛宏明矣